

紅樓夢

第四冊

第九十一回

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 
布疑陣寶玉妄談禪

話說薛蟠正在狐疑，忽聽窗外一笑，嚇了一跳，心中想道：『不是寶蟾，定是金桂。只不理他們，看他們有什麼法兒！』聽了半日，卻又寂然無聲，自己也不敢喫那酒果，掩上房門。剛要脫衣時，只聽見窗紙上微微一響。薛蟠此時被寶蟾鬼混了一陣，心中七上八下，竟不知是如。何是好。聽見窗紙微響，細聽時又無動靜，自己反倒疑心起來。掩了懷，坐在燈前呆呆的細想，又把那果子拏了一塊，翻來覆去的細看。猛回頭，看見窗上紙溼了一塊，走過來覷著眼看時，卻不防外面往裏一吹，把薛蟠嚇了一大跳。聽得吱吱的笑聲兒，薛蟠連忙把燈吹滅了，屏息而臥。只聽外面一箇人說道：『二爺爲什麼不喝酒，喫果子就睡了一？』這句話仍是寶蟾的話。薛蟠只不作聲，妝睡。又隔有兩句話時，又聽

得外面似有恨聲道：『天下那裏有這樣沒造化的人！』

薛蟠聽了是寶蟾，又是金桂似的語音，纔知道他們是這麼一番意思。翻來覆去，直到五更後纔睡著了。剛到天明，早有人來叩門。薛蟠忙問是誰，外面也不答應。薛蟠只得起來開了門看時，卻是寶蟾，攏著頭髮，掩著懷，穿一件片錦邊琵琶襟小緊身，上面繫一條松花綠半新的汗巾，下面並未穿裙，正露著石榴紅灑花夾褲，一雙新繡紅鞋。原來寶蟾尚未梳洗，恐怕人見，趕早來取傢伙。薛蟠見他這樣打扮，便走進來，心中又是一動，只得賠笑問道：『怎麼這樣早就起來了？』寶蟾把臉紅著，並不答言，只管把果子折在一箇碟子裏，端著就走。

薛蟠見他這般，知是昨晚的原故，心裏想道：『這也罷了！倒是他們惱了，索性死了心，也省得來纏！』於是把心放下，喚人盥水洗臉。自

已打算在家裏靜坐兩天。一則養養心神，二則出去怕人找他。原來和薛蟠好的那些人，因見薛家無人，只有薛蝌在那裏辦事，年紀又輕，便生許多覬覦之心。也有想插在裏頭做跑腿的，也有能做狀子的，認得一二箇書役的，要給他上下打點的，甚至又想在内趁錢的，也有造作謠言恐嚇的，種種不一。薛蝌見了這些人，遠遠躲避，又不敢面辭，恐怕激出意外之變，只好藏在家中，聽候轉詳不題。

且說金桂昨夜打發寶蟾送了些酒果去，探探薛蝌的消息。寶蟾回來，將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說了。金桂見事有些不大投機，便怕白鬧一場，反被寶蟾瞧不起，欲把兩三句話遮飾，改過口來。又可惜了這箇人心裏倒沒了主意，只怔怔的坐著。那知寶蟾亦知薛蟠難以回家，正欲尋箇頭路，因怕金桂掣他，所以不敢透漏。今

見金桂所爲，先已開了端了，他便樂得借風使船，先弄薛蝌到手，不怕金桂不依，所以用言挑撥。見薛蝌似非無情，又不甚兜攪，一時也不敢造次。後來見薛蝌吹燈自睡，大覺掃興，回來告訴金桂，看金桂有甚方法，再作道理。及見金桂怔怔的，似乎無技可施，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。夜間那裏睡得著，翻來覆去，想出一箇法子來，不如明日一早起來，先去取了傢伙，卻自己換上一兩件動人的衣服，也不梳洗，越顯出一番嬌媚來，只看薛蝌的神情，自己反倒妝出一番惱意，索性不理他。那薛蝌若有悔心，自然移船泊岸，不愁不先到手。及至見了薛蝌仍是昨晚這般光景，並無邪僻之意，自己只得假爲真，端了碟子回來，卻故意留下酒壺，以爲再來兜搭之地。

只見金桂問道：「你掣東西去，有人碰見麼？」寶蟾道：「沒有。」「二爺也沒問你什麼？」

『寶蟾道：『也沒有。』金桂因一夜不曾睡著，也想不出一箇法子來，只得回思道：『若作此事，別人可瞞，寶蟾如何能瞞？不如我分惠於他，他自然沒有不盡心的。我又不能自去，少不得要他作腳，倒不如和他商量一箇穩便主意。』因帶笑說道：『你看二爺到底是箇怎麼樣的人？』寶蟾道：『倒像箇糊塗人。』金桂聽了，笑道：『你如何說起爺們來了？』寶蟾也笑道：『他辜負奶奶的心，我就說得他！』金桂道：『他怎麼辜負我的心？你倒得說說。』寶蟾道：『奶奶給他好東西喫，他到不喫，這不是辜負奶奶的心麼？』說著，卻把眼潛著金桂一笑。

金桂道：『你別胡想，我給他送東西，爲大爺的事，不辭勞苦，我所以敬他，又怕人說瞎話，所以問你。你這些話向我說，我不懂是什麼意思。』寶蟾笑道：『奶奶別多心，我是跟奶奶的，還有兩箇心麼？但是事情要密些，倘或聲張起

來，不是頑的。』金桂也覺得臉飛紅了，因說道：『你這箇丫頭，就不是箇好貨！想來你心裏看上了，卻拏我作筏子，是不是呢？』

寶蟾道：『只是奶奶那麼想罷咧！我倒替奶奶難受！奶奶要真瞧二爺好，我倒有箇主意。奶奶想，「那箇耗子不偷油喫」，他也不過怕事情不密，大家鬧出亂子來，不好看。依我想，奶奶且別性急，時常在他身上，不周不備的去處，張羅張羅。他是箇小叔子，又沒娶媳婦兒，奶奶就多盡點心兒，和他貼箇好兒，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。過幾天，他感奶奶的情，他自然要謝候奶奶。那時奶奶再備點東西，在嚕們屋裏，我卻幫著奶奶灌醉了他，怕跑了他，他要不應，嚕們索性鬧起來，就說他調戲奶奶，他害怕，他自然得順著嚕們的手兒。他再不應，他也不是人，嚕們也不至白丟了臉面。奶奶想怎麼樣？』

金桂聽了這話，兩顴早已紅暈了，笑罵道：

『小蹄子！你倒像偷過多少漢子似的！怪不得大爺在家時，離不開你！』寶蟾把嘴一努，笑說道：『罷呀！人家倒替奶奶拉繯，奶奶倒往我們說這箇話呢！』從此金桂一心籠絡薛蝌，倒無心混鬧了，家中也稍覺安靜。

當日寶蟾去取了酒壺，仍是穩穩重重，一臉的正氣。薛蝌偷眼看了，反倒後悔，疑心或者是自己錯想了他們，也未可知。果然如此，倒辜負了他這一番美意。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己也鬧起來，豈非自惹的呢？過了兩天，甚覺安靜。薛蝌遇見寶蟾，寶蟾便低頭走了，連眼皮兒也不擡，遇見金桂，金桂卻一盆火兒的趕著。薛蝌見這般光景，反倒過意不去，這且不表。

且說寶釵母女覺得金桂幾天安靜，待人忽親熱起來，一家子都爲罕事。薛姨媽十分歡喜，想道：『必是薛蟠娶這媳婦時沖犯了什麼，

纔敗壞了這幾年。目今鬧出這樣事來，虧得家裏有錢，賈府出力，方纔有了指望。媳婦兒安靜起來，或者是蟠兒轉過運氣來了，也未可知。』於是自己心裏倒以爲希有之奇。這日飯後，扶了同貴過來，到金桂房裏瞧瞧。走到院中，只聽一箇男人和金桂說話。同貴知機，便說道：『大奶奶，老太太過來了。』

說著，已到門口，只見一箇人影兒在房門後一躲。薛姨媽一嚇，倒退了出來。金桂道：『太請裏頭坐，沒有外人。他就是我的過繼兄弟，本住在屯裏，不慣見人。因沒有見過太太，今日纔來，還沒去請太太的安。』薛姨媽道：『既是舅爺，不妨見見。』金桂叫兄弟出來，見了薛姨媽，作了一箇揖，問了好。薛姨媽也問了好，坐下敘起話來。

薛姨媽道：『舅爺上京幾時了？』那夏三道：『前月我媽沒有人管家，把我過繼來的。前

日纔進京，今日來瞧瞧姊姊。『薛姨媽看那人，不尷尬，於是略坐坐兒，便起身道：『舅爺坐著罷。』回頭向金桂道：『舅爺頭上沒下來的，畱在咱們這裏喫了飯再去罷。』金桂答應著，薛姨媽自去了。

金桂見婆婆去了，便向夏三道：『你坐著。今日可是過了明路了，省得我們二爺查考你。我今日還叫你買些東西，只別叫衆人看見。』夏三道：『這箇交給我，就完了。你要什麼，只要有錢，我就買得來。』金桂道：『且別說嘴，你買上了當，我可不收。』說著，二人又笑了一回。然後金桂陪夏三喫了晚飯，又告訴他買的東西，又囑咐一回。夏三自去。從此，夏三往來不絕，雖有箇年老的門上人，知是舅爺，也不常回。從此生出無限風波，這是後話，不表。

一日，薛蟠有信回來，薛姨媽打開叫寶釵

看時，上寫：

「男在縣裏也不受苦，母親放心。但昨日縣裏書辦說，府裏已經准詳，想是我們的情到了。豈知府裏詳上去，道裏反駁下來，虧得縣裏主文相公好，即做了回文，頂了上去。道裏卻把知縣申飭。現在道裏要親提，若一上去，又要喫苦。必是道裏沒有託到。母親見字，快快託人求道爺去，還叫兄弟快來。不然，就要解道。銀子短不得，火速火速！」

薛姨媽聽了，又哭了一場，自不必說。

薛蟠一面勸慰，一面說道：『事不宜遲。』薛姨媽沒法，只得叫薛蟠到縣照料，命人即便收拾行李，兌了銀子。家人李祥，本來在那裏照應的。薛蟠又同了一箇當中夥計，連夜起程。那

時手忙腳亂，雖有下人辦理，寶釵又恐他們思想不到，親來幫著，直鬧至四更纔歇。到底富家女子嬌養慣的，心上又急，又勞苦了一會，晚上就發燒。到了明日，湯水都喫不下。鶯兒去，回了薛姨媽，薛姨媽急來看時，只見寶釵滿面通紅，身如燔灼，話都不說。薛姨媽慌了手腳，便哭得死去活來。寶琴扶著勸薛姨媽，秋菱也淚如泉湧，只管叫著寶釵不能說話，手也不能搖動，眼乾鼻塞，叫人請醫調治，漸漸蘇醒回來。薛姨媽等大家略略放心。早驚動榮甯兩府的人，先是鳳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，隨後王夫人又送至寶丹來，賈母、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，都打發丫頭來問候，卻都不叫寶玉知道。一連治了七八天，終不見效，還虧他自己想起冷香丸，喫了三丸，纔得病好。後來寶玉也知道了，因病好了，沒有瞧去。

那時薛蝌又有信回來，薛姨媽看了，怕寶

釵耽憂，也不叫他知道，自己來求王夫人，並述了一會子寶釵的病。薛姨媽去後，王夫人又求賈政。賈政道：「此事上頭可託，底下難託，必須打點纔好。」王夫人又提起寶釵的事來，因說道：「這孩子也苦了，既是我家的人了，也該早些娶了過來纔是，別叫他糟塌壞了身子。」

賈政道：「我也是這麼想，但是他家忙亂，況且如今到了年底，已經年近歲逼，無不各自要料理些家務。今冬且放了定，明春再過禮。過了老太太的生日，就定日子娶。你把這番話先告訴薛姨太太。」王夫人答應了。

到了明日，王夫人將賈政的話向薛姨媽述了，薛姨媽想著也是到了飯後，王夫人陪著來到賈母房中，大家讓了坐。賈母道：「姨太太纔過來？」薛姨媽道：「還是昨兒過來的，因為

晚了，沒得過來給老太太請安。王夫人便把賈政昨日所說的話向賈母述了一遍，賈母甚喜。

說著，寶玉進來了，賈母便問道：「喫了飯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纔打學房裏回來，喫了要往學房裏去，先見見老太太，又聽見說姨媽來了，過來給姨媽請安。」因問：「寶姊姊可好了？」薛姨媽笑道：「好了。」

原來方纔大家正說著，見寶玉進來，都殺住了。寶玉坐了坐，見薛姨媽情形不似從前親熱，雖是此刻沒有心情，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語，滿腹猜疑，自往學中去了。晚間回來，都見過了，便往瀟湘館來，掀簾進去，紫鵲接著，見裏間屋內無人，寶玉道：「姑娘那裏去了？」紫鵲道：「上屋裏去了。知道薛姨太太過來，姑娘請安去了。二爺沒有到上屋裏去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去來的，沒有見你姑娘。」紫鵲道：「這也奇了。」

「寶玉道：『姑娘到底那裏去了？』紫鵲道：『不定。』寶玉往外便走。剛出屋門，只見黛玉帶著雪雁，冉冉而來，寶玉道：『妹妹回來了。』縮身退步進來。」

黛玉進來，走入裏間屋內，便請寶玉裏頭坐。紫鵲擎了一件外罩換上，然後坐下問道：「你上去，看見姨媽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見過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姨媽說起我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不但沒有說起你，連見了我，也不像先時親熱。今日我問起寶姊姊病來，他不過笑了一笑，並不答言。難道怪我這兩天沒有去瞧他麼？」黛玉笑了一笑道：「你去瞧過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頭幾天不知道這兩天知道了，也沒有去。」黛玉道：「可不是？」寶玉道：「老太太不叫我去，太太也不叫我去，老爺又不叫我去，我如何敢去？若是像從前這扇小門走得通的時候，要我一天瞧他十趟也不難。如今把門堵了，要打前頭過。」



去，自然不便了。』黛玉道：『他那裏知道這箇原故？』寶玉道：『寶姊姊爲人是最體諒我的。』

黛玉道：『你不要自己打錯了主意。若論寶姊姊，更不體諒，又不是姨媽病，是寶姊姊病。向來在園中做詩賞花飲酒，何等熱鬧，如今隔開了，你看見他家裏有事了，他病到那步田地，你像沒事人一般，他怎麼不惱呢？』寶玉道：『這樣難道寶姊姊便不和我好了不成？』黛玉道：『他和你好不好，我卻不知，我也不過是照理而論。』

寶玉聽了，瞪著眼，呆了半晌。黛玉看見寶玉這樣光景，也不睬他，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，又翻出書來，細看了一會。只見寶玉把眉一皺，把腳一躁，道：『我想這箇人生他做什麼天地間沒有了我，倒也乾淨！』

黛玉道：『原是有了我，便有了人；有了人，

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來。恐怕顛倒夢想，更有許多纏礙。剛纔我說的，都是頑話。你不過是看見姨媽沒精打彩，如何便疑到寶姊姊身上去？姨媽過來，原爲他的官司事情，心緒不甯，那裏還來應酬你？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亂想，鑽入魔道裏去了。』

寶玉豁然開朗，笑道：『很是！你的心靈比我竟強遠了！怨不得前年我生氣的時候，你和我說過幾句禪語，我實在對不上來。我雖丈六金身，還藉你一莖所化！』

黛玉乘此機會，說道：『我便問你一句話，你如何回答？』寶玉盤著腿，合著手，閉著眼，擡著嘴，道：『講來。』黛玉道：『寶姊姊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寶姊姊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寶姊姊前兒和你好，如今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今兒和你好，後來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你和他好，他偏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你不和他好，他偏要和你好，

你怎麼樣？」

寶玉呆了半晌，忽然大笑道：「任憑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飲！」黛玉道：「瓢之漂水奈何？」寶玉道：「非瓢漂水，水自流，瓢自漂耳！」黛玉道：「水止珠沈奈何？」寶玉道：「禪心已作沾泥絮，莫向東風舞鷓鴣。」黛玉道：「禪門第一戒，是不打誑語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有如三寶。」

黛玉低頭不語。只聽見窗外的老鴿呱呱的叫了幾聲，便向東南上去了。寶玉道：「不知主可吉凶？」黛玉道：「一人有吉凶事，不在鳥聲中。」忽見秋紋走來說道：「請二爺回去。」老爺叫人到園裏來問過，說二爺打學裏回來了，沒有襲人姐姐只說已經來了，快去罷。嚇得寶玉站起身來，往外就走。黛玉也不敢相留，未知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九十二回

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 
玩明珠賈政參聚散

話說寶玉從瀟湘館出來，連忙問秋紋道：

「老爺叫我作什麼？」秋紋笑道：「沒有叫。」

人姐姐叫我請二爺，我怕你不來，纔哄你的。」

寶玉聽了，纔把心放下，因說：「你們請我也罷，

了，何苦來嚇我？」說著，回到怡紅院內。

襲人便問道：「你這好半天到那裏去的？」

『寶玉道：「在林姑娘那邊，說起薛姨媽寶姊姊的事來，便坐住了。」襲人又問道：「說些什麼？」

寶玉將打禪語的話述了一遍。襲人道：「你們再沒箇計較，正經說些家常閒話兒，或講究些詩句，也是好的。怎麼又說到禪語上了？又不是和尚。」

寶玉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們有我們的禪機，別人是插不下嘴去的。」襲人笑道：「你們參禪參翻了，又叫我們跟著打悶葫蘆了。」寶玉

道：「頭裏我也年紀小，他也孩子氣，所以我說了不留神的話，他就惱了。如今我也留神，他也沒有惱的了。只是他近來不常過來，我又念書，偶然到一處，好像生疏了似的。」

襲人道：「原該這麼著，纔是都長了幾歲年紀了，怎麼好意思還像小孩子時候的樣子？」寶玉點頭道：「我也知道。如今且不用說那箇，我問你老太太那裏打發人來說什麼來著沒有？」襲人道：「沒有說什麼。」

寶玉道：「必是老太太忘了。明日不是十一月初一日麼？年年老太太那裏必是箇老規矩，要辦「消寒會」，齊打夥兒坐下，喝酒說笑。我今日已經在學房裏告了假了，這會子沒有信兒，明日可是去不去呢？若去了呢，白白的告了假，若不去，老爺知道了，又說我偷懶。」

襲人道：「據我說，你竟是去的是。纔念的好些兒了，又想歇著，依我說，也該上緊些纔好。」

昨日聽見太太說，蘭哥兒念書真好；他打學房裏回來，還各自念書作文章，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纔睡。你比他大多了，又是叔叔，倘或趕不上他，又叫老太太生氣，倒不如明日早起去罷。」

麝月道：「這樣冷天，已經告了假又去，倒叫學房裏說既這麼著，就不該告假呀。顯見的是告謊假脫滑兒。依我說，落得歇一天，就是老太太忘記了，咱們這裏就不消寒了麼？咱們也鬧箇會兒不好麼？」

襲人道：「都是你起頭兒，二爺更不肯去了。」麝月道：「我也是樂一天是一天，又比不得你要好名兒，使喚一箇月，再多得二兩銀子。」襲人啐道：「小蹄子人家說正經話，你又來胡拉混扯的了！」

麝月道：「我倒不是混扯，我是爲你！」襲人道：「爲我什麼？」麝月道：「二爺上學去，

了，你又該咕嚕著嘴想著，巴不得二爺早一刻兒回來，就有說有笑的了。這會子又假撇清，何苦呢？我都看見了！」

襲人正要罵他，只見老太太那裏打發人來，說道：「老太太說了，叫二爺明日不要上學去呢。明日請了姨太太來給他解悶，只怕姑娘們都來家裏呢。史姑娘，邢姑娘，李姑娘們，都請了。明日來赴什麼消寒會呢？」寶玉沒有聽完，便喜歡道：「可不是？老太太最高興的，明日不上學，是過了明路的了！」襲人也便不言語了，那丫頭回去。

寶玉認真念了幾天書，巴不得頑這一天，又聽見薛姨媽過來，想著寶姊妹自然也來，心裏歡喜，便說：「快睡罷，明日早些起來。」於是一夜無話，到了次日，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裏請了安，又到賈政，王夫人那裏請了安，回明了老太太今日不叫上學，賈政也沒言語，便慢慢

退出來走了幾步，便一溜煙跑到賈母房中。見衆人都沒來，只有鳳姐那邊的奶媽子，帶了巧姐兒，跟著幾箇小丫頭，過來給老太太請了安。說：『我媽媽先叫我來請安，陪著老太太說說話兒。』媽媽回來就來。賈母笑著道：『好孩子！我早就起來了。等他們總不來，只有你二叔叔來了。』那奶媽子便說：『姑娘，給你二叔叔請安。』寶玉也問了一聲姐兒好。

巧姐兒道：『我昨夜聽見我媽媽說，要請二叔叔去說話。』寶玉道：『說什麼呢？』巧姐兒道：『我媽媽說我跟著李媽認了幾年字，不知我認得不認得。我說：『都認得了。』我認給媽媽瞧，媽媽說我瞎認，不信，說我一天儘著頑。那裏認得？我瞧著那些字也不要緊，就是那女孝經也是容易念的。』媽媽說我哄他，要請二叔叔得空兒的時候給我理理。』

賈母聽了，笑道：『好孩子，你媽媽是不認

得字的，所以說你哄他。明日叫你二叔叔理給他瞧瞧，他就信了。』寶玉道：『你認了多少字了？』巧姐兒道：『認了三千多字，念了一本女孝經，半箇月頭裏又上了列女傳。』寶玉道：『你念了懂得麼？你要不懂，我倒是講講這箇你聽罷。』賈母道：『做叔叔的也該講究給姪女兒聽聽。』

寶玉道：『那文王后妃，是不必說了，想來是知道的那姜后脫簪待罪，齊國的無鹽雖醜，能安邦定國，是后妃裏頭的賢能的。若說有才的是曹大家，班婕妤，蔡文姬，謝道韞，諸人孟光的荊釵布裙，鮑宣妻的提甕出汲，陶侃母的截髮畱賓，還有畫荻教子的，這是不厭貧的。那苦的裏頭有樂昌公主破鏡重圓，蘇蕙的迴文感主，那孝的是更多了。木蘭代父從軍，曹娥投水尋父的屍首等類也多，我也說不得許多。那箇曹氏的引刀割鼻，是魏國的故事。那守節的更

多了，只好慢慢的講。若是那些豔的，王嬌，西子，樊素，小蠻，絳仙等，妬的是「禿髮髮，怨洛神」……等類。文君，紅拂，是女中的豪俠。」

賈母聽到這裏說：『穀了不用說了。你講的太多，他那裏還記得呢？』巧姐兒道：『二叔叔纔說的，也有念過的，也有沒念過的。二叔叔一講，我更知道了好些。』寶玉道：『那字是自然認得的了，不用再理。明日我還上學去呢。』巧姐兒道：『昨日我還聽見我媽媽說：我們家的小紅，頭裏是二叔叔那裏的，我媽媽要了來，還沒有補上人呢。我媽媽想著要把什麼柳家的五兒補上，不知二叔叔要不要。』

寶玉聽了更喜歡，笑著道：『你聽你媽媽的話，要補誰就補誰罷。』又問什麼要不要呢？

『因又向賈母笑道：『我瞧大姐姐這箇小模樣兒，又有這箇聰明兒，只怕將來比鳳姐姐還強呢。又比他認得字。』賈母道：『女孩兒認得

字呢，也好，只是女工鍼黹，倒是要緊的。』巧姐兒道：『我也跟著劉媽媽學著做呢。什麼紮花兒，咧，拉鎖子，咧，雖弄不好，卻也學著會做幾鍼兒。』賈母道：『咱們這樣人家，固然不仗著自己做，但只到底知道些，日後纔不受人家的拏摺。』巧姐兒答應著，還要寶玉解說列女傳見寶玉呆呆的，也不敢再說。

你道寶玉呆的是什麼？只因柳五兒要進怡紅院，頭一次是他病了，不能進來；第二次王夫人攆了晴雯，太凡有些姿色的都不敢挑；後來又在吳貴家看晴雯去，五兒跟著他媽給晴雯送東西去，見了一面，更覺嬌娜嫵媚，今日虧得鳳姐想著，叫他補入小紅的窩兒，竟是喜出望外了，所以呆呆的想他。

賈母等著那些人，見這時候還不來，又叫丫頭去請。回來李執同著他妹子探春，惜春，湘雲，黛玉，都來了。大家請了賈母的安，衆人廝見，

獨有薛姨媽未來。賈母又叫請去，果然薛姨媽帶著寶琴過來。寶玉請了安，問了好，只不見寶釵。邢岫煙二人，黛玉便問起：「寶姊姊爲何不來？」薛姨媽假說身上不好。邢岫煙知道薛姨媽在坐，所以不來。寶玉雖見寶釵不來，心中納悶，因黛玉來了，便把想寶釵的心，暫且擱開。

不多時，邢王二夫人也來了。鳳姐聽見婆婆先到了，自己不好落後，只得打發平兒先來告假，說是：「正要過來，因身上發熱，過一會兒就來。」賈母道：「既是身上不好，不來也罷。咱們這時候，很該喫飯了。」丫頭們把火盆往後挪了一挪兒，就在賈母榻前一溜擺下兩桌，大家序次坐下。喫了飯，依舊圍爐閒談，不須多贅。

且說鳳姐因何不來？頭裏爲著倒比邢王二夫人遲了不好意思。後來旺兒家的來回說：「迎姑娘那裏打發人來請奶奶，安還說並沒

有到上頭，只到奶奶這裏來。」鳳姐聽了，納悶不知又是什麼事，便叫那人進來，問：「姑娘在家好？」那人道：「有什麼好的？奴才並不是姑娘打發來的，實在是司棋的母親央我來求奶奶的。」

鳳姐道：「司棋已經出去了，爲什麼來求我？」那人道：「司棋自從出去，終日啼哭，忽然那一日，他表兄來了他母親見了，恨得什麼似的，說他害了司棋，一把拉住要打。那小子不敢言語，誰知司棋聽見了，急忙出來，老著臉和他母親道：『我是爲他出來的，我也恨他沒良心。如今他來了，媽又打他，不如勒死了我！』他母親罵他：『不害臊的東西，你心裏要怎麼樣？』司棋說道：『一箇女人配一箇男人，我一時失腳，上了他的當，我就是他的人，決不可再失身給別人的。我恨他爲什麼這樣膽小？』一人作事一人當，爲什麼要逃？就是他一輩子不



來了，我也一輩子不嫁人的。媽要給我配人，我原拌著一死的。今日他來了，媽問他怎麼樣。若是他不改心，我在媽跟前叩了頭，只當是我死了。他到那裏，我跟到那裏，就是討飯喫，也是願意的。」他媽氣得了不得，便哭著罵著，說：「你是我的女兒，我偏不給他，你敢怎麼著？」那知道那司棋這東西糊塗，便一頭撞在牆上，把腦袋撞破，鮮血直流，竟死了！他媽哭著，救不過來，便要叫那小子償命。他表兄說道：「你們不用著急。我在外頭原發了財，因想著他纔回來的，心也算是真了。你們若不肯信，只管瞧。」說著，打懷裏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飾來。他媽看見了，便心軟了，說：「你既有心，為什麼總不言語？」他外甥道：「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。我若說有錢，他便是貪圖銀錢了。如今他這爲人，就是難得的。我把金珠給你們，我去買棺盛殮他。」那司棋的母親接了東西，也不顧女孩兒了，便

由著外甥去。那裏知道他外甥叫人擡了兩口棺材來。司棋的母親看了詫異，說：「怎麼棺材要兩口？」他外甥笑道：「一口裝不下，得兩口纔好。」司棋的母親見他外甥又不哭，只當是他心疼了。豈知他忙著就把司棋收拾了，也不啼哭，眼錯不見，把帶的小刀子往脖子上一勒，也就勒死了。司棋的母親懊悔起來，倒哭得了不得。如今坊上知道了，要報官。他急了，央我來求奶奶說箇人情，他再過來給奶奶叩頭。」

鳳姐聽了，詫異道：「那有這樣傻丫頭！偏的就撞見這箇傻小子，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東西來，他心裏沒事人似的，敢只是這麼箇烈性孩子！論起來，我也沒這麼大工夫管他這些閒事，但只你纔說的，叫人聽著，怪可憐見兒的也罷了，你回去告訴他，我和你二爺說，打發旺兒給他料理就是了。」鳳姐打發那人去了，纔過賈母這邊來不提。